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冯苓植文集

草原小说集

驼峰上的爱

Tuofeng Shangde Ai

文匯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冯苓植文集

草原小说集

驼峰上的爱

Tuofeng Shangde A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驼峰上的爱 / 冯苓植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3

(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选; 第一卷. 冯苓植文集)

ISBN 978-7-5496-1955-9

I. ①驼… II. ①冯…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2437 号

• “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选 •

《冯苓植文集》(草原小说集)

驼峰上的爱

文集总序: 钱谷融

出 版 人: 桂国强

作 者: 冯苓植

责任编辑: 张 涛

装帧设计: 王 翔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25 千

印 张: 21.25

ISBN: 978-7-5496-1955-9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总 序(钱谷融) / 1

驼峰上的爱 / 3

孤单使一个小孩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寻找爱。一条忠实的大狗、一峰善良的骆驼、一个单纯的小女孩共同演绎了一首哀婉的牧歌,交织出大自然与人类共生死,动物与人共存亡的动人画面。异域风情,令人惊心动魄……

沉默的荒原 / 51

一对对少男少女爱得真挚纯洁,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他们相聚又分离,欲近不能,欲罢不忍,面对荒原,如泣如诉如歌……

翹羽上的故事 / 121

时空对话,鸟、人倾情,飞翔过程中意外夭折,如人生旅途吉凶实难预料。

马背上的白夜 / 153

茫然无望的女孩走进草原深处寻求死亡,失恋后悲痛欲绝的男青年只好“英雄救美”,相识,相知,相爱,便有了马背上五个不眠的夜晚……

轱下 / 199

濒临死亡的旅蒙商被蒙古族女子舍身救活。一段苦恋,孩子出生之后,他弃之而去,并且出卖了蒙古部落赖以生存的盐道。声震四方的大商人的诞生使一个少数民族商旅萌芽从此覆没,读后悲喜自知。

草海上,等风的帆 / 251

天才的艺术家把酒临风迷住了外国女导演。独具人格魅力,挥手断情被称颂,有谁能进入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孤独的他捧酒傲立如等风的帆,耗尽生机,自成风景。

叛逆者 / 275

淳朴的牧人之子,贤淑的中原姑娘,从懵懂、上当、受骗开始,在现代都市的商海中历经磨难,几经拼搏,前程仍揪心、茫然……

总 序

□ 钱谷融

这是一位久居偏远地区的作家，不求闻达，甘于寂寞，大半辈子都跋涉于茫茫的戈壁和荒原之间。

疲累了，写作便是他喘息的港湾。

我和他的相识始于文学，是他的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使我知道了远方尚有这么一位作家。他似不太注意文字的技巧，却绝不乏内在的淳朴和真诚。为此，我曾写过一篇推介文章，曾转载于多种文摘报刊上。后来，在中篇小说《虬龙爪》的讨论会上，我们终于得以在上海会面了。并且还在《文汇报》上有过一次笔谈，进而便形成了一种颇为特殊的相知相亲的关系。

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似乎很难见得一丝作家的派头，倒很像个远方归来的行者。拘谨中不乏野性，疲惫中略带不羁。文如其人，这或许就是他一系列作品的一个侧面写照。他好像很不关注人际关系，而只是在埋头写作中寻找乐趣。

听说，他曾调到北京又返回去了，调到天津他还是没有前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或许茫茫的戈壁荒原更有助于找到自我。也有人问他怎么能甘于寂寞？他说，有书，即使是在沙漠里也会张起一片浓荫。是这样！他是在古人和今人张起的浓荫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的。但回首看来，他留在起伏沙丘上的足迹也是很规则的。为此，也很难谈及他的小说一贯风格。举例说，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和《虬龙爪》就不像同一作家同一时期所为。而长篇小说《出浴》和《神秘的松布尔》也是如此，从选材到语言也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同样，散见于各大报刊的散文随笔也不例外，《克隆皇帝》的治学精神和《天地大舞台》的自我调侃也

似判若两人。是的! 他笔触涉猎很广,除散文随笔之外,曾写过草原小说、市井小说、山野小说、推理小说以及现代派小说。语言似乎也很不统一,有京韵京味的、土腔土调的,还有类似翻译语言的。有人也曾问过他这是为什么? 他回答说,这说明我绝对成不了大作家,因为我总找不到自我。依我看,这或许就是他的“自我”,或许就是他! 多侧面、立体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冯苓植。

1999年他退休了,我本以为他为文学行者生涯也该结束了……

谁料传来的消息却是,为了回报草原,冯苓植又苦行僧般的为苦研《元史》钻进了中外古今相关的史籍之中。而且一钻就是十四五年,甘愿离群索居自得其乐。但我深知,这是冯苓植仍在寻找冯苓植,仍在延续他那行者风格。腿脚不行了,就伏案神游于古代草原上奔腾的金戈铁马之间。果然,最近听说他相关的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与长篇读史随笔《大话元王朝》等均先后出版了。

不蹉浑水,甘于寂寞,永远在寻找自我……

最近听说,上海文汇出版社正在筹划出版他的文集,我为这位十几年未见的老朋友感到高兴。冯苓植曾向我介绍过,他虽遥居草原,但相关文学创作的“社会大学”却是在上海完成的。从少年时期在《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发稿,直到在《上海文学》《小说界》以至《收获》发表作品。上海编审们的“点化”令他终生难忘,故而出文集也算对师友们的一种回报。而他却又称,这毕竟又纯属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现象……但我却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文汇出版社能为这样一位远天远地特立独行的作家出文集是很有意义的,也不失为一种别具特色的选择。步履蹒跚,往往更有助于认识一个时代的特点。多方探索,更有助于了解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那就让我们打开这套文集吧,去了解“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这么一位行者似的作家。

路就在足下,路也在远方……

不见苓植已有十好几年了,遥望北国,不胜思念之至! 就让我在上海以此序为这位远方朋友深深地祝福吧!

驼峰上的爱

引 子

骆驼——沙原上最高大、最温驯的动物，但在公驼发情期间，它却一反常态，狂怒得就像一头凶猛的野兽，追人、咬人，直到把人冲倒碾压而死。偶遇者幸运地躲上树去，它会守在树下啃树、摧树，使人无法逃脱；偶遇者若是遁入枯井，它则会以自己庞大的身躯，倒卧而紧捂井口，直至把人捂死。在沙原上，人们常常谈“驼”色变。当然，牧人们还是有一套制服和对付疯驼的办法，故事结尾将做概略介绍。至于母驼的发疯，则是极为罕见的。本篇小说里援引的，就是极为罕见中的一例……

——有关材料摘自《恐怖的趣闻》

第一 ……

第一个发现母驼阿赛精神不正常的，是放驼人纳苏九岁的儿子小吉尔。

阿爸又罕见地醉倒了，整个蒙古包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酒味儿。小吉尔喊了几次都没喊醒，只好孤独地坐在门前的拴马石上，双手托着下巴，提心吊胆地

望着荡起沙雾的远方。笨拙的大狗巴日卡,忠诚地卧在小主人脚旁,伸出舌头,热得直喘气儿。

莽莽苍苍的荒漠草原上,丛生着一簇簇寸草、冬青、芨芨、沙蓬、骆驼刺,遮掩了黄沙、隐没了戈壁。远远望去,眼前尽是一片单调的墨绿色,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茫茫的天际。周围没有一丝响动,没有一丝变化,仿佛其他色彩和声音,都被这沉寂的绿、枯燥的绿、死气沉沉的绿吞噬了。

小吉尔连一点调皮捣蛋的心思都没有了,哼哼了两声,害怕得真想哭。大狗巴日卡望了他一眼,本想摇摇尾巴以示响应。但是小吉尔没哭出声来,大狗也就懒洋洋地作罢了。

天气真热啊!一股热浪裹着沙尘在莽原上蒸腾着。不但跳鼠、灰兔躲进了洞里,就连蚂蚱也藏在草棵下蔫了。远处的马子被晒得垂下了头,好像连甩动尾巴赶马蝇的劲儿也没了。草叶上泛着令人心烦的油汗,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四野无声无息,海海漫漫地扩展着,显得既空旷又寂寥,把小吉尔和大狗巴日卡包围在一种酷热而又恐怖的气氛之中。

大狗巴日卡,把头枕在伸出的前腿上,没心少肺地睡着了。小吉尔可不行。虽然阿爸经常是阴沉沉的,但是除了他,自己在荒漠上再没有亲人了。小吉尔摇了摇疲倦的脑袋,使劲用双手托着下巴,痴痴地注视着远方。空旷的沙原寂静得怕人,好像眼前的一切都在酷热中凝固了。只留下有关疯驼的恐怖传说,幽灵般地在烈日下徘徊着。

母驼阿赛死去了心爱的驼羔儿,炽烈的母爱使它神情不正常了……

小吉尔迷惘地感觉到,仿佛前些天,沙原还是那么充实、那么美好。阿爸在驼群间,忘我地照看着这些温驯而巨大的朋友。母驼阿赛还带着它新生的驼羔儿,幸福地在墨绿色的岗丘间徜徉。但是,自从查干敖包下的那达木盛会上那娇小的女人出现以后,沙原上的平静就被破坏了。阿爸开始无节制地喝酒,母驼阿赛失去了心爱的驼羔儿,小吉尔也突然发现眼前的荒原是这样空旷、寂寥和忧伤……

那还是放暑假之后,查干敖包下举行了三年一度的那达木盛会。放驼人好像惧怕欢乐,单单打发小吉尔带着笨头笨脑的大狗,跟随着牧人阿杜沁全家去

了。这是荒漠上他们唯一的邻居。他家那八岁的小女儿塔娜，不但是小吉尔形影不离的小伙伴，而且现在是放驼人挤驼乳很好的小助手了。

富有民族特色的沙原盛会，那是荒漠上难有的欢聚。调皮的小吉尔像脱了缰的野马，整天带着大狗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四处捣乱，八方惹祸，小塔娜受命跟踪，可连他个影儿也抓不住。夜，降临了！但这是一个富有荒漠色彩的狂欢之夜。一堆堆的篝火，一群群粗犷的沙原人。酒、歌声、豪放的笑声和炽烈的舞蹈，把小吉尔深深吸引住了。突然，在跳跃的火焰映照下，一个娇小的女人轻盈地跌落在人群中，一甩浓浓的黑发，便在熊熊的火旁狂舞起来。刹那间，莽莽苍苍的荒原上什么都不存在了，仿佛天地间只存在一个她。闪烁的火光、跃动的火焰、流盼的目光、旋风般的舞姿、牧人们一张张如醉如痴的脸。小吉尔迷住了，痴痴呆呆，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这一夜，他怎么被阿杜沁大叔抱回帐篷的，小吉尔不知道。他怎么和小塔娜伙盖着一领大皮袄睡下的，小吉尔也不知道。他的眼前仍然是那跃动的火焰、狂舞的身姿。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被一阵轻轻的啜泣声惊醒了。小吉尔发现自己正被谁紧紧搂在怀里，脸上湿漉漉的，那是从上面滴下的泪。小吉尔向上望去，啊！是她……只不过篝火旁狂欢疾舞的神态不见了。小马灯闪烁的灯苗儿下，映照出她一头浓浓的黑发，一双满怀忧郁的眼睛，一张满是泪痕的脸，随之又传来了她一腔哀怨的声音：“三年后，我回来了……可他终于没有来，一切心思都白费了……”小吉尔听不懂，他不习惯于这种爱抚，急于挣扎出这个娇小女人的怀抱。那女人吃惊地低下了头，狂吻着把他搂得更紧了，还哽咽着热切地呼唤道：

“吉尔、小吉尔！我的儿子……”

什么？小吉尔又呆呆不动了。他一生下来，就是在奶奶怀抱中长大的，六岁的时候他才回到阿爸身旁。蒙古包里从来就没有过女人，母亲这个概念在他头脑中是不存在的。骄傲的放驼人爱抚的方式就是放纵，小吉尔在荒漠上成天带着大狗，追逐着驼群嬉戏，撩逗着驼羔儿玩耍，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有过这个阿妈。

娇小的女人还在不停地吻着他，亲昵地呼唤着他，但小吉尔却感到是这么突

然,甚至有点使人不安和害臊。他终于挣脱了女人的怀抱,匆匆又钻到那领大皮袄下,和小塔娜紧紧搂在一起,好像生怕这个女人把他抱走似的。大狗巴日卡也仿佛要划清界限,也匆匆离开了那女人的膝畔,慌忙钻到了他和小塔娜之间。这个自称阿妈的女人突然失声痛哭了,捶打着自己的胸脯。小吉尔紧紧用大皮袄蒙住了头,他不愿听大人们规劝的声音。什么回来、什么骄傲、什么为了孩子,多么复杂啊!

第二天,那达木盛会还在继续着。小吉尔感到昨天晚上仿佛做了个梦,白天的热闹景象早使他遗忘了这一切。他又带着大狗巴日卡,四处调皮捣蛋着,小塔娜又开始找不到他了。但是那娇小的女人,却好像变成了他的影子。黑黑的眸子里充满了柔情的爱,总跟在他的身后转。她对小吉尔是卑躬屈膝的,不惜一切地讨他喜欢。甚至她对大狗巴日卡,也给予特殊的宠爱。夜里,小吉尔发现自己又被这娇小的女人搂在了怀里,这次他不太反感了。女人还给他轻柔地唱了一支古老的催眠曲,他竟下意识地搂着她的脖子睡着了……

五天的那达木盛会结束了。牧马人的妻子要带着小塔娜到姥姥那里住些天。小吉尔只好带着大狗巴日卡,跟随阿杜沁大叔返回寂寞的荒原。娇小的母亲来送别儿子了,泪水、亲吻、久久的凝视……最后她捧来了崭新的小蒙古袍子、精致的小马靴,还有一个漂亮的小书包。阿杜沁大叔为什么对她大发脾气,小吉尔搞不清楚。只见她紧紧搂过自己之后,便一甩长发,委屈而痛苦地哭着跑了。这次小吉尔追了过去,竟突然主动地扑进了她的怀里,只是叫不出口:阿妈……

小吉尔根本没料想到,回到了阿爸身边,这一切竟给他招来了这么大的灾祸。阿爸几天未见,胡子竟长成了一团漆黑的乱麻。眼神阴沉沉的,好像刚刚喝过酒。他狂怒地对待儿子带回的一切:撕、扯、踏、掷,并且罕见地狠狠揍了他一顿。小吉尔捂着屁股大声号啕着,又使他痛苦万分,惊慌失措。放驼人又骑着快马,连夜为儿子买回了香甜的奶糖、昂贵的玩具、珍贵的蒙古小刀,甚至一支成人的猎枪。但是他却喝醉了,并且带回了很多的酒。他认为小吉尔得到的东西,足以弥补他的爱。从此,他好像再没清醒过来……

驼群失去了精心的管理,小吉尔陷入深深的迷惘中。第一次做母亲的母驼阿赛,由于缺少放驼人的帮助和抢救,美丽的驼羔儿竟意外地夭折了。小塔娜去

姥姥家了，小吉尔根本不会给母驼挤奶。肿胀的乳房，唤起了深深的母爱。在痛苦的折磨中，阿赛的神态越来越不正常了……

一开始它只是守在墨绿色的岗丛旁。困惑地围着可怜的小驼羔转，悲哀地呻吟着，急切地舔润着。它不懂什么是死亡，只是善良的眼睛中蒙着一层不祥的沙雾，绝望地等待放驼人的到来。

夕阳西下，放驼人还在醉梦中。阿赛不吃不喝，始终没有离开死去的驼羔儿。渐渐暗淡了的晚霞中，草岗莽丛好像化成了一座新坟，阿赛化成了一副悲伤的剪影。夜幕笼罩了荒原，但遮不住这深切的哀怨。黑沉沉的夜空下，广袤无垠的大漠上，到处回荡着阿赛绝望的呻吟。夜风起了，沙海里卷起了狂怒的风暴。蒙古包变成了沙海中的一叶扁舟，在风沙的拍击下不安地颠簸着。但是阿赛还在驼羔儿前面挡着风沙，仿佛化成了沙海风暴中一块悲哀的礁石。

第二天，放驼人出现在墨绿色的岗丛旁。他手提一根哨棍，好像忘了他曾经是驼群最善良的保护人，一反常态，竟冷酷地撵走了极度悲哀的阿赛。拖着死去的驼羔儿，把它埋在远远的沙壑中。然后便捂着脸，孤独地在沙丘上坐着，指缝中还淌出了大滴的泪……

阿赛那时是疲惫的、哀伤的、浑身无力的。在放驼人的哨棍下，它怀着一颗恐惧而受伤的心，悲痛欲绝地逃走了。但是刚等放驼人一返回蒙古包，它便又焦急地出现在墨绿色的岗丛上了。不见了那死去的驼羔，它便开始神情不正常了。阿赛垂下脖子四处搜索着，刨动四蹄遍地翻腾着。猛然间，它不顾一切地在荒漠上狂奔起来，站立在高耸的沙峰上，扬起长长的脖子，向着茫茫的苍天哀嚎了。

等小吉尔看到它的时候，阿赛已经虎视眈眈地步入了驼群，偏执而怀疑地注视着其他母驼身畔的驼羔儿，暴躁而愤怒地盯视着每一峰昔日的伙伴。它那膨胀的乳房暴着青筋，乳头上还渗出了血。片刻它突然怒吼了一声，便在驼群里仇恨地追逐着其他的驼羔儿，嫉妒地咬着每一峰母驼。荒漠上一时沙尘飞扬，驼群惊炸了。

小吉尔带着大狗巴日卡落荒而逃，慌忙向阿爸报信儿，但是放驼人又喝醉了。小吉尔只好托着下巴，呆呆地坐在拴马石上，防备着阿赛万一闯入这弥漫着酒气的蒙古包。

白热的太阳仿佛钉在了当空一样,灼掉了沙原上的最后一点生气。莽莽苍苍的荒漠草原上,没有一点声息,好像要用这死一般的沉寂,拖延那恐怖时刻的到来。小吉尔终于昏昏沉沉睡着了,大地上的一切都仿佛凝固了:天空、草莽、沙丘,还有小吉尔和大狗巴日卡……

第二 ……

夜,降临了。

大漠的夜空,狂风收拢着乌云,像驱使无数的黑色野马,狂怒地在天池里冲撞涌动着。天和地像被翻滚的乌云紧拉着,浓浓地连在了一起。气温骤然下降了,黑沉沉的沙原骤然变得冷酷无情……

疯狂的阿赛始终没有出现。当夜幕隐没了一切后,小吉尔是被阿爸抱回蒙古包的。放驼人深埋在络腮胡子里的嘴巴不安地抽动着,阴郁的目光里闪出了内疚的神情。但是他还是没有一句温情的话,只是摆出丰盛的食物放纵地让小吉尔吃。

远处,又隐约传来了阿赛的哀嚎。

小吉尔很快就蒙着大皮袄睡下了。他不敢告诉阿爸说阿赛已经疯了,生性阴沉的阿爸会用新买回的猎枪把它打死。他可怜阿赛!这个大个子伙伴,是他刚回到阿爸身旁降生的。从小和他一起在嬉戏中长大,个子越高对他越温驯、越忠诚。

夜风,在蒙古包外呼啸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小吉尔又被这旷野的风声惊醒了。蒙古包都在摇晃,多么可怕啊!但是却压不住阿赛绝望的长嚎。这声音一会儿被风暴卷着远去了,一会儿又随着风暴冲向了蒙古包。时断时续,吓得小吉尔蒙住头一动也不敢动。

小吉尔轻轻啜泣着,但不敢大声哭,怕阿爸咒骂他不像个男子汉。他用大皮袄紧紧蒙住了头,但那撕裂人心的嚎叫却仿佛更清晰了:痛苦、悲伤、哀怨、绝

望。阿赛是在呼唤它那死去的驼羔儿，但不知为什么，这哀切的声音却使小吉尔联想起那达木之夜，那娇小女人哽咽着的热切呼唤声：

“吉尔、小吉尔！我的儿子……”

小吉尔啜泣着，在这沙原风暴卷来的哀怨声中，那娇小美丽的女人的面容，在这黑沉沉的蒙古包里显现了。小吉尔想起了她温暖的怀抱，想起了她那轻柔动听的催眠歌声。但等他刚一伸手，那美丽的幻影便消失了。小吉尔突然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他开始紧闭眼睛幻想着，如果自己就是那峰死去的驼羔儿，那娇小的女人就成了失去孩子的阿赛。她回来了，含着悔恨的泪水回来了。围着一动不动的自己哭泣着，搂着自己绝望地呼唤着……

小吉尔越想，心头就越有一股悲哀的甜滋滋的感觉，眼泪就涌出得越多。他意外地发现，这种幸福只有自己死去才能得到。虽然在白天，他可以在荒漠上玩蚂蚱、追野兔，像匹没上笼头的马驹子似的调皮捣蛋。但是在夜里，他多么需要那娇小的美丽女人的爱抚啊！亲昵地摩挲自己，温柔地亲吻自己。死吧！只要阿妈能回来……

黑沉沉的旷野里，阿赛还在凄凉地哀嚎。小吉尔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忘记了自己已经在想象中死掉了。那过去陌生的称呼，现在竟突然被他本能地脱口喊了出来：

“阿妈！我要阿妈……”

“什么？”

小吉尔正放声痛哭着，阿爸猛地翻身坐了起来，并且迅速地点亮了灯。小吉尔惊悸地停止了哭泣，恐惧地偷眼望着阿爸。他本来认为，会挨一顿咒骂。但是没有。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阿爸阴沉沉的眼睛里闪着温柔的光，毛茸茸的络腮胡子上挂满了泪珠儿，颤抖的双手向他伸了过来，猛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用扎人的胡子吻着他说：

“吉尔，小吉尔！阿爸明天就去请她……”

蒙古包外，夜风还在席卷着阿赛的哀嚎，时远时近，时断时续，在莽莽苍苍的原野里回荡着。

小吉尔终于满意地睡着了，痛苦的放驼人又举起了酒瓶……

第三

夜里,沙原上罕见地落了一场细雨。

凌晨,海海漫漫的荒漠经过夜雨的冲洗,去掉了灰蒙蒙的沙尘,显得格外清新壮丽。一簇簇沙蓬、芨芨、冬青、骆驼刺,都缀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儿,更使枯燥的沙原显得葱茏翠绿、生机盎然。稍远一些,沙丘草岗被少见的水雾虚虚遮掩着,朦朦胧胧,影影绰绰,轻纱似的在天地间飘荡着。

放驼人还在酒醉中酣睡着,小吉尔却被蒙古包外的一阵骚乱惊醒了。他不敢贸然出去,只好把胆怯的大狗赶到门外。不到片刻,巴日卡便夹着尾巴溜了回来,在蒙古包里面大逞英雄地狂吠起来。小吉尔赶忙趴在毡壁上,透过毡隙,提心吊胆地向外张望着。

哦! 只见缥缈的水雾中,惊炸的驼群四散狂奔着,它们掩护着受惊的驼羔儿,哀叫着隐没到蒙古包后的沙沟、沙峪、沙壑中去了。

好像一切又要归于平静了……

但刚等驼群逃窜不久,阿赛便腾云驾雾般地骤然闪现在蒙古包前。它全身的颤抖就像燃烧的火焰,两只眼睛就像冒火的火球。它狂怒地昂首一吼,便挫住后蹄,虎视眈眈地盯视起这座蒙古包来。

阿赛疯了! 阿赛彻底疯了……

小吉尔不顾一切地扑向放驼人,拼命地摇撼着酒醉的阿爸。大狗巴日卡也夹着尾巴,恐惧地哀叫着。但是无济于事,阿爸还是醒不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透过轻纱似的薄雾,却传来了一个小姑娘稚气的歌声:

一天没见我啊,

你觉得碗重了吗?

三天没见我啊,

你当成一年了吗?

小吉尔一听，脸色就变得煞白。糟了，糟了！谁能料想到，小塔娜和她阿妈昨天晚上竟意外地回来了。她们肯定不知道阿赛已经发疯，瞧！小塔娜还穿着件鲜红的蒙古袍子来给阿赛挤奶呢！疯驼最忌见红色，一见必然会凶狠地冲过来，小吉尔急忙冲出门来，但无法绕过疯驼，急得差点哭了。雾中，歌声越来越近了：

十六岁的姑娘唱歌，
她的歌声最动听；
六十岁的奶奶挤奶，
她的手指最轻盈……

是的！小塔娜什么都不知道，她穿过晨雾走来了。为了让驼群都听见，她今天把古老的民歌唱得格外优美动听，但是她感到奇怪，今天母驼带着驼羔儿都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眼前单单留下刚做妈妈的阿赛？正在这时候，纱雾笼罩的蒙古包前，传来了小吉尔尖着嗓子的喊声：

“疯了，疯了！阿赛它疯了……”

可是小塔娜认为是这个调皮的家伙吓唬人。每次等别人上了当，他还总高兴地大肆宣扬呢。瞧！装得多像。理也别理他！小塔娜还在唱着歌径直向阿赛走去。

小吉尔急坏了，吓呆了！他已经望见，虎视眈眈的母驼阿赛，渐渐被那雾中的红点激怒了。现在它正口喷白沫，蹄微蹲，随时可能向那小小的女孩子冲去。小吉尔恐怖地蒙住了眼睛，猛地又跑回蒙古包里，端起一盆冷水就往阿爸脸上泼……

可那歌声还在婉转地飘荡着，离阿赛越来越近了。像一阵轻柔的风，摩挲着它飞炸的绒毛儿。骤然间，狂怒的阿赛昂起脖子，眼神变得痴呆了。歌声、驼羔儿，还有这稚气的小女孩，是永远并存的。小塔娜还在轻柔地唱着，阿赛恍恍惚惚，好像又回到了过去那美好的早晨：歌声在它身旁飘荡着，驼羔儿在它身旁嬉戏着，小女孩的手指在它的乳房上轻柔地捋动着……

小吉尔的一盆冰水果然有效,放驼人终于湿漉漉地从蒙古包里跌碰出来了。眼前的景象顿时使他酒醒了一半。他恐惧地意识到,现在哪怕有一点意外的响动把阿赛从梦幻中惊醒,小塔娜在那巨大的躯体下就算彻底完了。放驼人感到内疚、痛苦、绝望和羞耻。如果现在手中有把刀,他一定会立即刺进自己那颗骄傲的心!正当他绝望得几乎发狂的时候,突然背后有一只大手狠狠地钳住了他,使他一动也不能动!小吉尔搂着大狗忙回头看,啊!牧马人阿杜沁大叔。

粗犷雄浑的荒原上,人和动物的心情同时经历着最细微、最复杂的变化。人被那稚气的歌声带进了残酷的现实,而阿赛被这歌声引入了温柔过去……

小塔娜还是什么也没有觉察。她已经愉快地唱着歌走到了阿赛的胯下,灵巧地把奶桶对准它的乳房,轻盈地开始摩挲它的乳头,并且婉转地唱起了另一支迷人的挤奶歌。但是第一滴挤出的不是奶,而是血,是疼痛,是阿赛的一声怒吼!小吉尔和大人们的心提到嗓子眼上了……

小塔娜却不慌张,她还以为去姥姥家久了,放驼人照料不过来,阿赛的乳房才憋胀成这样。牧人的女儿从小就懂得怎么办。她的歌儿唱得更动听了,手儿动得更轻柔了。等到使母驼重新安静下来,她就用自己的小嘴含着阿赛的乳头,轻轻地吸吮起来。阿赛浑身微微颤着,好像又重新回到了那迷人的梦幻中。等小塔娜松开口,浓浓的乳汁已经开始滴答了。随之,灵巧的小手,迷人的歌声,便使洁白的驼乳像泉水般流满了奶桶。人们松了一口气,阿赛竟扬起脖子幸福地呻吟起来。

太阳扯去了笼罩在荒漠上的晨雾,沙原上顷刻间燥热起来。针刺植物上的水珠很快被蒸发完了,墨绿色的枝叶马上焦渴地垂下了头。大地裸露着它满是伤痕的胸膛,海海漫漫地什么都不要遮掩。小塔娜的天真、小吉尔的羡慕、牧马人的自豪、放驼人的悔恨和屈辱,甚至连大狗巴日卡的欢呼雀跃,都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阿赛变得暂时平静了,放驼人却阴沉沉地坐在拴马石上,显得异常烦躁不安。虽然说,小塔娜知道阿赛是峰真的疯驼后,吓得把满满一桶驼乳失手全倒了,但是还不能给他那颗骄傲的心丝毫安慰。他感到在这广袤无垠的荒原上,只有自己被摆在了受嘲讽的地位。任豪爽的牧马人怎么劝说,他总是固执地沉默